编者按：

我市作家柳岸的长篇小说《浮生》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以来，迅速在文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作品中一个投机者的一生，其经历既荒唐，不乏有趣之处，又饱含耐人寻味的深意，给人以警示，引发了人们对人性及社会和文化的深层思考。作者在《后记》里说，“他（柳三）骨子里的东西——投机。这种东西绝不是他个人的，而是中国人身上所共有的。因为文化，因为历史，因为现实，他身上便有了这些特质。这些特质是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融化在血液里。”所以，这个故事更是一个窗口，透视出国情、人情、社情，耐人寻味。中国文化、中原文化造就了中国人、中原人的精明，然而这精明却是双刃剑，并不能摆脱谶语般的命运。该长篇小说带给人以警示，具有警世醒世和文学欣赏价值。

《浮生》是 2013 年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是作者柳岸继《我干娘柳司令》之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6 月 18 日，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周口市文学评论学会共同举办了《浮生》的作品研讨会。文学评论家、作家济济一堂，积极探讨交流，为作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也让更多的读者进一步欣赏作品。本期沙颍文艺策划专版，摘录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柳岸长篇小说《浮生》研讨会在周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硕）6 月 18 日，由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周口市文学评论学会共同举办的柳岸长篇小说《浮生》作品研讨会在周口师范学院举行。

柳岸，本名王相勤，河南淮阳县人，中国作协会员、河南省作协理事、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周口市作协主席。近年来，她的作品陆续在《中国作家》、《十月》、《北京文学》、《青年文学》、《长城》、《清明》、《莽原》等文学期刊上刊发，多次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并收入多种文学选本。出版小说集《燃烧的木头人》、《八张脸》、《红月亮》三部，出版长篇小说《我干娘柳司令》、《浮生》两部。《浮生》是柳岸的新作，今年 4 月由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也是中国作协 2013 年的重点扶持作品。该部作品分为“漂”、“泊”两部，时间跨度六七十年，讲述了底层小人物柳三颇具投机和传奇色彩的一生。这是一部底层生存的浮世绘，也是对国人投机性的揭露和批判，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命运的诡异性。

研讨会气氛热烈，与会评论家、作家从创作的手法、内涵的把握、情感的渲染、情节的叙述等方面对《浮生》进行了研讨。出席研讨会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陶韬说，柳岸的作品语言鲜活，思想深厚，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她的小说涉及多种题材领域，通过多种话语方式和叙述方式，描述了中国当代社会中的乡场之奇、官场之病、情场之痴，充满了通俗的乡土和文雅的现代气息。市文联主席李泽功认为，柳岸是一位出色的、优秀的小说家，长期的基层工作经验，使她的作品底蕴十足；真切而敏锐的感触，使她的作品温润动人。她细腻地描摹豫东平原的民情和风物，专注于人物在精神世界的挣扎与救赎，在乡村与基层政治生活这个特定的背景下，突出表现人物内心的渴望、苦涩与焦虑，塑造出了一系列浪漫鲜活、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著名作家李乃庆说，柳岸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刻画无疑是成功的，语言的特色也是豫东风土人情的再现，一部《浮生》就是 70 年以来社会发展的情景再现，是一部豫东大地的发展史。

作家柳岸在研讨会上表示，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平台，进一步完善提高自己，把研讨的成果运用到以后的创作中。

文艺动态

倾力打造“周口作家群”文化名片

陶韬

周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既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也有悠久的文学传统。新时期以来，“周口作家群”在中国当代文坛异军突起，成绩显著，成为周口市乃至河南省一个亮丽的特色文化品牌。“周口作家群”人才济济，梯队整齐，主要由两部分作家组成：一是以著名作家刘庆邦、朱秀海、邵丽、孙方友、墨白等为代表的，旅居外地的周口籍作家，他们都是在当代文坛上有影响的重量级作家，引导和扶持着本土作家。二是以柳岸、尉然、宫林、钱良营、邵远庆、申艳、阿慧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热爱家乡，扎根本土，勤奋进取的本土作家，他们也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榜上有名，创作出了不少有分量的作品，而且获得了不少奖项。“周口作家群”已经迅速崛起，是叫响河南、走向全国的一支有地域特色的庞大的作家群体。

柳岸作为本土作家的代表，大家并不陌生。近年来，她的创作可谓硕果累累，喜获丰收。长篇小说《浮生》是柳岸今年的新作，是柳岸十年磨一剑的力作，也是中国作协 2013 年的重点扶持作品。我对《浮生》进行了认真的研读，这是一部能够带给人以警示，具有警世醒世和文学欣赏价值，同时也能引发人们对人性及社会和文化的深层思考的优秀作品。该作品能成为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作品，也说明了它的文学价值所在。

柳岸是周口本土作家的代表，周口还有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家和作品，对周口的历史变迁，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对周口人的精神风貌、周口的地域文化，进行了真实正面的书写，为周口的文化繁荣作出了贡献，为周口的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正能量。

文学是历史的符号，又比历史更真实、更感性地记录着历史的更迭变化。所以，作家不但要有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艺术的自觉意识，更要有书写时代的自觉意识。文学的繁荣深深植根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中，近年来，周口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务实重干，开拓进取，全市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持续呈现出好的趋势、好的态势、好的气势。周口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有很多可亲可敬的英模人物，周口有淳朴的民风和良好的政风，有很多名胜古迹和秀丽的风景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作家创作的题材，成为作家创作的源泉。当前，党的十八大为我们描绘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宏伟蓝图，周口市委也提出了周口崛起方略，这些都可以为我们提供书写的弘大时代背景。周口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建设，设立了“周口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每届奖金总额为 60 万元，目前已成功评选三届。“文学艺术奖”为我们文学艺术家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作为周口作家，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周口，深入基层接地气，坚持双百方针、两为方向、三贴近的原则，真实正面地书写周口，为周口经济社会的发展输送正能量，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

优秀传统文化是周口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在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周口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文学艺术事业发展，推荐宣传“周口作家群”，倾力打造“周口作家群”这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名片。同时，希望“周口作家群”再接再厉，继续努力，不断焕发创造激情，激发原创动力，博采众长，厚积薄发，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努力开创周口文学艺术事业花团锦簇、异彩纷呈的繁荣局面。（作者为周口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迸发创作激情 鼓舞创作士气

李泽功

从《浮生》中不难看出，作者完全用心打开了一个有别于日常经验的世界，让想象、情感和智慧得以尽情表达。给现实以借鉴和思考，给未来以昭示和激励。

在我的印象中，柳岸是一位出色的、优秀的小说家。长期的基层工作经验，使她的作品底蕴十足；真切而敏锐的感触，使她的作品温润动人。她细腻地描摹豫东平原的民情和风物，专注于人物在精神世界的挣扎与救赎，在乡村与基层政治生活这个特定的背景下，突出表现人物内心的渴望、苦涩与焦虑，塑造出一系列烂漫鲜活、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在此之前，我还阅读过柳岸获得省五个一工程奖的长篇小说《我干娘柳司令》，民间视角和传统精神是这部小说的两大支柱，借助叙述者的民间视角，小说展示了中国乡村近百年间的嬗变过程。我还了解到，她曾获得第五届河南省文学艺术奖、优秀长篇小说奖，很多中篇小说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作者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骄人成绩，跟她本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奋笔耕是离不开的，同时也为周口的广大作家们起到了借鉴和榜样作用。

周口是文化大市，是三皇故都、老子故里，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悠久的文学传统。“周口作家群”已经成为代表周口文化的一张厚重的名片。希望周口老中青三代作家，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迸发创作激情，鼓舞创作士气，以自己最擅长的艺术形式，以高度的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感，共同打造“周口文学”这张具有地域特色的精品名片。（作者为周口市文联主席）

柳岸简介

柳岸，本名王相勤，女，河南淮阳县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一期高研班学员，河南省作协理事，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周口市作协主席。出版小说集《燃烧的木头人》、《八张脸》、《红月亮》三部，长篇小说《我干娘柳司令》、《浮生》两部。《燃烧的木头人》获河南省文艺成果奖，《我干娘柳司令》获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河南省优秀图书奖、河南省文鼎中原长篇小说精品工程优秀作品奖。《浮生》是 2013 年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

浓郁多彩的风俗画卷 性格独特的人物形象

——读柳岸长篇小说《浮生》

高恒忠

一、浓郁多彩的风俗画卷

《浮生》是从 1947 年的解放战争，一直写到 2012 年的殡葬改革，将近 70 年的历程。这 70 年，作为历史就这么一路过来，虽有曲折，并无断层，虽有起伏，并无天翻地覆。可是在《浮生》中，作为主人公的生存背景，可谓是波澜壮阔的 70 年，错综复杂的 70 年，大起大落的 70 年。70 年间，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大的历史变革，全在作品中展现出来。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反右斗争，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领袖的去世，四人帮下台，右派平反，改革开放，土地承包，招商引资，殡葬改革……或明写，或暗写，或详写，或略写，70 年的历史风云、政治斗争，都囊括于作品之中。可贵的是作品不仅仅是罗列历史、简单描述事件，而是写出了历史的深沉和厚重。

《浮生》所描述的空间以陈湖县沙阳镇为中心，但是绝对不局限于陈湖县沙阳镇。特别是上部“漂”，一贬再贬的柳三，经过坐监、陪刑，终于回到老家，在老家的批斗会上，有人要置之于死地，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只身逃出，开始了十几年的漂泊生涯。作者选取沙阳镇作为一个点，由这一个点辐射到陈湖县，辐射到沙颍地区，再辐射到省会，再辐射到周边省份，形成一个广阔的生活空间，反映了半个中国的社会现实。

《浮生》整个作品以教育界为叙述的中心，中学、小学、教办室，基层（乡镇）教育的每个层面；写老师、写校长、写学生、写家长，写他们的工作态度，写他们的生活情趣，写他们的知识素养，写他们的文化水平，写他们的思想观念，写他们的心理轨迹，写他们的拼搏追求，写他们的悲欢喜愁……这本身就是一个五光十色、错综复杂的世界。但是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柳三的特殊经历引出各行各业、各色人物。

一部作品有了文化的厚重，就有了意蕴，就有了份量，就有了让人充分思考的空间，就有了常读常新的艺术魅力。艺术创作，就是文化创新，没有文化，没有文化的厚重，就等于没有灵魂。《浮生》的文化厚重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它体现在整个作品中，可以是整个作品的情节框架，可以是一个细节，可以是一件小事，可以是一种场面，可以是一个形象，可以是一种心理，可以是一种惯性，可以是一种氛围，可以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蕴含。

二、成功塑造一个有胆有识、聪明狡黠的底层小人物形象——柳三

很难能可贵，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有胆有识、聪明狡黠的底层小人物形象——柳三。有论者谓柳三是一个投机者形象，当然这是有道理的，比如他卖地买枪投军；文化大革命改名柳三红，企图往上爬；涂改档案企图晚几年退休，等等。这确实带有投机性，但是，细读作品玩味品赏柳三这个形象，又不是简单的投机所能概括的，投机之外还有更丰富、更复杂、含蕴更深刻的内容：有胆有识、聪明狡黠的底层小人物形象。

一般的投机者，就是投机取巧，乘机谋利。柳三之所以说超越了一般的投机，就在于有胆略，有见识，敢作敢为，义无反顾。柳三在 14 岁的时候，把祖上积攒的万贯家产买成枪支弹药，投奔共产党，虽然负伤，成为了战斗英雄复员返乡。这举动不是一般的投机者所能做到的。这需要胆略，需要气魄。尤其是中国农民历史上以小农意识而著称，视财物为生命，视土地为命根，为了蝇头微利而大打出手，为了半寸土地而打得头破血流、家破人亡，甚至世代结仇。而柳三，却把所有的土地和家产都变卖，作为投靠共产党的见面礼，这是何等的壮举，这不是一般的投机者所能做到的。没有经历、不认真体会，很难理解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胆略和气魄。很难理解这是一种伟大的壮举。

在批斗会上，他已经预感到，这将是一场置之死地的斗争会，所以会前他以上厕所的名义，丈量着逃跑的路线，计算着离开牲口屋的时间，测量牛槽下能否钻进去一个大人，探测以最快捷的方式从牲口屋的出粪口逃离现场。这是一种被动，也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对生命的本能的追求和抗争。严格意义上说这不算狡黠，是一种真正的聪明和智慧。（作者为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周口市作协副主席）

叙述视角与《浮生》的反讽叙事

刘成勇

《浮生》中处处充满着反讽色调，大致可分三个层面。柳三性格、言行的自我反讽。比如他一生引以为荣的智慧其实不过是现实考量的算计，孟子言论的崇高与悲壮到了他那里成了卑劣自私行为的注脚，他对时代环境变化的敏感与迟钝，皈依佛门还想着死后留得全身土葬，等等。个人命运与时代社会之间构成反讽。从卖地开始一直到死，柳三的一生，看似自我设计，其实处处都与时代相乖违、错位。作者态度与作品意旨之间的反讽。表现为作者的肯定性态度与人物自我否定之间的悖反。

产生反讽的原因与叙述视角有关。叙述视角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叙述声音（谁在讲故事）、叙述眼光（谁在看故事）、叙述焦点（讲述谁的故事）。在小说《浮生》中，这三个层面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分裂状态。

首先，是谁在讲故事，表现为创作主体的跨性别写作与女性意识。跨性别写作也即反转性别角色的写作。首先，作为叙述者的柳小果是柳三的孙子，一个男性叙述者。其次，故事主人公是男性。再次，隐含叙述者采取的是一种男性视角进行叙事。最后，跨性别写作最明显的就是关于身体经验的书写。在小说中这些女性的身体都是非主体性的身体，她们身体的价值评判标准与柳三人生价值的实现程度密切相关。

但跨性别写作并不能泯灭性别差异。在小说叙述过程中，作者的性别意识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柳三所采取的一种宽容态度。其次，小说里面的女性保持了一种性别上的自我优势，那就是她们要么保持了一种独立人格，如刘静雅；要么有一种地母情怀，如刘凤仙；要么体现了一种宽容与博大，如尉迟清。

一方面作者将女性塑造得非常优秀，但另一方面又以柳三为主宰。这就造成了一种反讽。归根结底，作者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以“女性”的外延模塑了三位女性，但对其形象内涵没有展开。而对于其他女性的塑造更是落入男性文化的窠臼，如对柳小毛老婆兰桂外貌的鄙视。由于作者在跨性别写作中压抑了女性意识，跨性别写作成了男性写作，而在自我意识方面也患上性别失语症。

其次，是谁在看故事，表现为主体的介入与隐匿。在楔子里，叙述者是“我”——柳小果，是“我”——柳小果在讲述“我爷爷”柳三的故事。但这种叙述视角没有在小说全文中保持下去。除了在楔子里面看到“我”——柳小果作为一个叙述者出现，在正文中，叙述者“我”——柳小果神秘消失。正文的叙述者转变成一个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的叙述者。最明显的表现是，当这个叙述者在讲到“我”——柳小果时，也是第三人称叙述。这样一种调侃的口吻，就将楔子里面作者努力表白的要“为爷爷写一本书”的愿望、那种自认为“笔力有限”的谦逊以及“传奇的一生”的历史庄严感给解构了。

采用“我”——柳小果的眼光看故事，是一种限制叙事。这个限制叙事者由于其与柳三的定位是祖孙关系，那么，在叙述的时候，就有一种道德感在里面。所以，在楔子里，柳三的形象就裹上了一层神话的外衣，显得既富有传奇性，又有历史感。而全知叙述者与柳三无关，他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柳三的所作所为，并游刃有余地进行价值判断，于是柳三的那些自私甚至是卑劣的地方也就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两种不同的价值观碰撞在一起，也造成了《浮生》的反讽效果。

最后，是讲谁的故事，即对待柳三身上体现出的民间趣味与国民性问题。小说开始的“传奇”以及作者在《后记》中表明的要把小说写得“更好看、更好玩儿”，注定了柳三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在情节的择取上充满了民间趣味。但作者志不在塑造一个具有传奇命运的民间小人物，她还试图通过这个人物表现一些比较大的话题，如“投机”、“面子问题”、“奴性”等等，这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一直就有的国民性话题。

当轻松戏谑的民间趣味遭遇严肃的国民性话题，两者之间的结合不是不可能。民间趣味可以也应该染上时代性和社会性色彩，并且可以吸纳、融合和消解宏大历史。但问题是对于柳三这一人物，叙述者身份再次出现分裂：一个是民间故事讲述者的身份，一个是知识分子身份。两者相互拆解、抵牾，文本风格就不再圆融统一。民间故事讲述者所关注的是那些趣味性场景和事件，而知识分子所应该关注的应是这一场景和事件背后的精神性问题。但很显然，小说中民间故事讲述者在控制着故事的讲法，主导着故事的进程和节奏，而知识分子的力量就弱了许多，批判的东西锋芒未露就被前者所收编。在这一点上，最明显的就是柳三出歪招致使齐窝头媳妇自杀。在这一事件中，知识分子处于失语状态，而作者所意图反映的国民性批判就成为一种悬置的存在。于是，在作者态度与作品意旨之间也就再次出现反讽。（作者为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博士）

开放性的后现代主义佳作

——谈柳岸长篇小说《浮生》

任动

柳岸的长篇小说《浮生》内容厚重，选材独特，从一个人的一生，抽丝剥茧地演绎出柳三性格的内核：“投机”。投机，似乎跟中国文化有关，跟民族性有关，跟生存环境有关。投机像空气一样在中国无所不在，无所不有，它好像长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但是，不管怎么投机，人的命运是和国家时政分不开的。一个小人物，就是一个窗口，能够透视出国情、人情、社情。小说以阔大的社会生活为背景，让人物在更大的舞台上表演，展露出柳三这一类人物生长的性格因素，同时揭示出了更深层的社会原因，从而扩展了小说的丰富性。《浮生》也因此成为一部具有广阔评论空间和多种阐释可能性的作品。而“文学作品的魅力就在于阐释，越是提供了多种阐释可能性的作品，就越有艺术生命力”。罗兰·巴特曾说，任何文学作品都只有在作者大脑里存在而未呈现在读者之前才具有“一义性”，而当文本一旦呈现，便具有了独立阐释性，即“作者已死”。“横看成岭侧成峰”，相信具有不同人生阅历和阅读经验的读者，会对《浮生》产生不同的感悟，对其价值和意义也会有多角度、多层次的认识和评价。

《浮生》描写一个投机者柳三的一生，其经历既荒唐，不乏有趣之处，又饱含耐人寻味的深意，给人以警示，能引发读者对人性和社会及文化的深层思考，因此是一部好看的、让人回味的作品。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后现代主义是至少最初是针对现代主义模式的特定的和局部的反动”，是“一些主要边界或分野的消失，最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高雅文化和所谓的大众或通俗文化之间区别的消失”。《浮生》在语言上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有原生态的质朴，清新流畅，读起来有种愉悦感。作品充满通俗的乡土和文雅的现代气息，雅俗共赏，真正打破了所谓雅文化和俗文化的壁垒，因而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浮生》在结构和叙事角度上，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与探索，趋向多层次、多方位、多视角的叙述，堪称是典型的开放性的文本，能让读者感到虚与实有机结合的灵动。小说写的是柳三的“浮生”，作者从柳三的出生起笔，到柳三的坐化收束，柳三的一生波澜构成作品的主要情节，按照小说的惯常叙事，《浮生》应该是典型的闭锁型结构，即在一个相对完整而封闭的故事框架和叙事空间中刻画柳三形象，揭示其性格的本质特征，从而凸显柳三形象的价值及其作品的意义。但是《浮生》却没有满足于此，而是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在完成小说闭锁型结构应该完成的创作意图之后，小说的结尾，作者又宕开一笔：“立志走出柳家湾的柳三，终归还是沉入柳家湾这块土地。他算计了一生，最后一算，就是留个全身，结果还是被烧了，只是他并不知道而已。他看似赢了，其实还是输了。或者说，看似赢了，其实还是赢了。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输中有赢、赢中有输，没有真正的赢家，也没有真正的输家。柳家湾所谓游龙池穴的风水，大概也只造就了跟风水毫不相干的柳大志，因为柳大志跟‘耧把式’并没有血缘关系，而柳春生也不是柳姓的种。后来，听说柳大志淘了一个‘龙凤呈祥’的宝贝，打通了更高一层的关节，一对‘龙凤呈祥’终于物归一主。不过，柳大志的仕途，最终印证了‘七品’之说，他又通过‘龙凤呈祥’一主，结识了美商柳困儿先生……”语言极富哲理，充满形而上的玄思。而且暗示读者，小说并没有真正的结束，更多曲折好看的故事即将展开。

《浮生》这种埋下伏笔的开放性结尾，显示了柳岸深邃的创作思想、开阔的艺术视野和构建宏伟艺术工程的雄心。众所周知，现代法国小说之父巴尔扎克，用 91 部小说作品，建构了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的《人间喜剧》；自然主义创始人左拉，创作 20 部长篇小说，构成鸿篇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为法国小说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柳岸在《浮生》之前，已经给我们奉献了长篇小说精品《我干娘柳司令》，获得了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河南省文鼎中原长篇小说精品工程优秀作品奖、河南省优秀图书奖等多种奖项。《我干娘柳司令》和《浮生》的主人公柳司令和柳三这些“能立于文学画廊里的人物”，已经生动而形象地矗立在读者面前，柳大志、柳困儿等艺术典型也将粉墨登场。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柳岸也会以自己的系列作品，建构完成自己的《人间喜剧》或者《卢贡-马卡尔家族》。（作者为周口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周口市文学评论学会秘书长）